

酒侠神医

還珠樓主小說全集

外二部

全集第39卷



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

酒侠神医
拳王
白骨骷髏

山西人民
北岳文艺
出版社



全集终审 崔元和
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
终 审 刘秀斌
复 审 姚 军
责任编辑 张彦彬 苏 彦 张兴国
设 计 谢 成
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
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



酒侠神医
还珠楼主小说全集·拳 王
白 骷 髅
(全集第 39 卷)

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

山西人民出版社·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
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·版权所有(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)
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.25 字数:316 千字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ISBN 7-203-03716-9/G·1590 定价:20 元

還珠樓主小說全集



「还珠楼主小说全集」题字 启功

目 录

白骷髏

一	隐名恶盗白鹰子.....	3
二	大侠黑骷髏	20
三	皇庄屯富商遇寇	36
	招商店侠客逢凶	
四	势迫危临 舍身全爱子	54
	恩深感切 仗义救孤鸾	
五	绝处喜逢生 残月晓星迷去路	71
	知机宁犯险 深山幽谷话前情	
六	信符竹手箭	90
七	同商密计 古寺聚英侠	104
	巧得总图 强龙建殊功	
八	二女侠杀贼猢猻愁.....	121

拳 王

一	大盗出豪门 孤身投虎穴	141
二	踏刀断索 老武师强冲恶钱 举牛过顶 小英雄苦练神功	155
三	一雨便成灾 如此苍生 曷其有极 再来防不敌 速投明路 勿昧先机	170
四	神力显英威 幸有朋交怀远虑 清修坚苦志 全施庙产事躬耕	187
五	野寺寄孤身 鸡酒迎师 惊逢怪异 柳林寻旧约 瓜田歇暑 喜得知音	195
六	形踪奇诡的疯人	211
七	暑夜杯觞谈往事 廿年薪胆痛深仇	229
八	大鹏十八式擒拿手	244
九	逢四害 老武师丧命 报亲仇 小双侠探山	262
一〇	山腹中的笑声	279
一一	古洞飞尸 初惊异事	295
一二	燃灯取宝 再戮凶顽	311
一三	绝处喜逢生 甫得知音 又飞劳燕	329

酒侠神医

一	风雪单骑	347
---	------------	-----

二	剖瓜解渴 小侠女村肆傲凶人·····	364
三	奇侠神医·····	381
四	隐名大盗夜飞儿·····	394

白

骷

髅



隐名恶盗白鹰子

这是一个寒冬的早晨，天色十分阴晦。虽在辰巳之交，那一轮寒日还未露面，大地上阴沉沉的，空中愁云漠漠。遥望天边，昏昏雾涌，一片混茫，只影绰绰隐现着几所村舍土墙，极少见到一个人影。道旁孤零零矗立着一株两三抱粗的古树，吃那阵阵朔风吹得呼呼乱响。地上尘沙被狂风卷起，满天飞舞，打在人的脸上，宛如中了一把碎铁沙，风力又猛，逼得人透不过气来。

当地原是一条官道，地名双沙口，虽是官驿大路，为了近年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镇上共总不过数十户人家，居民多半穷苦，天又寒冷，一个个瑟缩在土墙茅舍之中，极少有人出外走动，十九关门闭户，看去全是一片荒凉景色。只镇东头有一招商客店，却是双门大开，人喊马嘶，显得十分热闹。为了天时太冷，风沙又猛，除却几个身有要事、心急赶路的客商已于黎明起身而外，余者都畏寒风之苦，想在店里住上一日，等到风住天晴再走，免得途中遇上雨雪，进退两难，那北方风力之猛也禁受不住。

店小二杨老么，因店中住有一帮贩山货的老客，闲中无聊，天又酷冷，给了一点银钱，命他去往镇西打酒，买些牛肉烙饼和花

生豆干之类，回来围炉饮酒。老么是个二十来岁少年，店主人是他姑夫，从小便在店中做事，人甚精明干练，一脸和气，见当日店中住有不少客人车马，店主进财，自己也有好些油水，心中高兴，接过银钱，兴匆匆由里院冒着寒风正往外跑。刚一转过后院甬道，猛觉面前人影一晃，知道跑得太急，迎面来人，这一下定要撞个满怀，刚“噯”的一声，猛又觉胸前有一股风力微微一挡，耳听对面笑道：“你忙什么？”定睛一看，来人已然站住，正是近一月来寄住店中的一位熟客。

那人是个三四十岁的书生，貌相十分俊美，来时只带着一个小包和一口小箱子，行李无多，人甚大方，自称姓于名瑾，由洛阳来，在此等一至亲，一同去往北京访友。平日极少出门走动，人也规矩文雅。老么笑问：“于相公有事唤我？马上就到。这等寒天，不在房中烤火，出来做什？留神要受寒呢。”于瑾笑答：“还不是一样的么？怎的你们就不怕冷，单我这等娇法！”老么笑答：“我们是粗人，如何能比相公？我还要替老客打酒，相公可有事么？”于瑾笑道：“我正有事找你，你把事情办完，到我房中，还有话说。”

老么知道于瑾无事轻不离开房门一步，人最大方和气，忙答：“相公难得有事，只管吩咐。那班老客不是等用，好些吃的都要现制，不忙在此一时。相公办完了事，再去不迟。”于瑾遂把老么唤到偏院所居房中，笑说：“事虽寻常，但我不愿外人知道，你却不可向人泄漏呢。”老么连声应诺。于瑾遂由身旁取出一支竹箭交与老么，说：“那至亲原从湖北赶来，计算途程，日内必到。恐其初来途径不熟，彼此相左，互相错过，可将此箭插向他来路道旁枯树之上。此是约定记号，一见自会寻来，但不可向人说起。”

老么在店中多年，所识人多，先见于瑾，只当是个游幕文士，及至一住经月，日子一久，渐渐觉出所料不对，如是江湖上人，又不应当那样文雅，独个儿住在荒村野店之中，深居简出，到夜就睡，

平日无事，只拿着两本书，看之不已，也无一个同伴来往。人更谦和，除那两本书十分珍贵，不许人伸手翻动而外，下余全好商量，始终看不出是何来路，心中已早生疑，只未向人提说过。见那竹箭长仅三寸，油光滑亮，上面刻着一朵梅花和两个不认得的篆字，知是江湖上人所用一种信号，心中一动，瞥见对方正睁着一双精光内蕴的炯炯双瞳注定自己，忙赔笑道：“相公这事容易，不过此时尚早，连打尖时候尚未到，如何会有客来？就这样插在树上，如被不知道的人无心取走，岂不可惜！”

于瑾笑答：“这个无妨。今日天寒风大，不会有人去往树前走动。你将它插在靠里一面树缝之中，外人决看不出来，只不可对第二人说呢。”

老么忙答：“相公放心，小人不敢。”随即往外走去，一出店门，觉着迎面寒风带着大股沙尘打到脸上，和刀割一样，风由衣领两袖间猛袭进来，当时透体冰凉，冷得乱抖。暗忖：这等奇冷，多少年来不曾遇到，路上行人已早绝迹，此时此地怎会有人投店？勉强冒着寒风，抢到树下，将箭插好，正要回身买酒，忽听远远车辆响动，回头一看，乃是一辆双套小轿车，冲风冒寒而来，已离身前不远，忙即赶去，想把来客接入店内，顺路去买酒食。那轿车驶行绝快，前头两马神骏非常，车沿上坐着一个身材瘦矮、身穿皮氅、头戴毡帽风镜的车夫，扬手一鞭，那马立时翻蹄亮掌，绝尘而驰，往前路跑了下去，晃眼间没入尘雾影里。方想：这等快马快车从来少见，按照路程，无论何方均不应在此时到达，这是哪里来的呢？边走边想，不觉到了卖酒之处。

那酒店只有两间客堂，内里住着家眷。外屋一列土台，上放木板，作为酒柜。外面生着一堆松柴牛粪，破裂的土墙上有一小洞，放着几把残缺不全的瓦壶。靠壁一个酒缸，上铺木板，此外还有三个旧方桌、六七条板凳，算是镇上殷实店户。为了天气太

寒，又生有一堆柴火。左近村民，是能喝两杯的，都在当地烤火饮酒，人已坐满。内有数人无处可坐，各寻了两块干柴垫在屁股底下，围火而坐，多在说苦叹穷，说：“日子难过，捐税又重，何时才能转好！”那喝得半醉、激烈一点的，更在大声咒骂，出那满腹怨气。

老么冒着寒风走来，刚一进门，便觉热气蒸腾，温暖如春，满屋酒香之外，更杂着不少怪味。土著的人十九相识，笑问店东：“今日如何高朋满座，生意这等兴隆？”旁边一个半醉汉接口答道：“老么，你哪知道？这还不是没法子的事！近年到处荒旱，官府无能，只会要钱，差人一下乡，便吓得鸡飞狗跳墙，不卖儿女，就卖老婆，好容易挨过兵荒，又遇上一场大旱，好些人都逃荒走了。剩下我们这班人在此活受，哪里有钱吃酒！只为昨夜一场西北风，冷得浸骨，今早起来，实在冷得难受，仗着店主人好心肠，知道穷人苦处，实在冷得无法，来此赊些酒吃。本是我和张老爹起的头，言明开春，麦子如冻不死，有了收成，再还酒账。主人倒是慷慨，不但一口答应，还弄了好些吃的请客。不料善门难开，连平日不吃酒的，得信也赶了来，都是本地乡邻，表面上怎能分什厚薄，害得主人，连蒸带煮，全家忙了一大早，一个钱也未见到。事由我起，害了人家，心正烦呢，你偏说是生意兴隆。你仔细看看，除却新来二位远客，哪一个是肯出钱的！要照这样赊账，这店如何开法？”

老么知道店主陈三本是外乡人，五年前孤身来此，因与招商店东相识，在镇上开一小酒铺，不久便把家眷接来，夫妻合力，买卖做得甚活，平日专卖过路商客。虽是荒村小铺，日常均有荤菜鸡肉出卖，价钱比别处贵，酒菜都好，人更豪爽好交，对于外来客商分毫不让，对于村民却是随随便便，有钱就收，没钱就欠，不还他也不相干，再欠仍是点头，一说即允。自说：“平生好酒如命，

深知穷人饮酒的甘苦。好在人口不多，卖价又贵，穷人所欠的钱早打在富人的账上，还不还无什相干。”遇到村人有什急难之事，并还暗中周济。当地民风淳朴，因此全村的人个个都知他好。

发话醉汉名叫刘泰，乃附近村中土豪，天性吝啬，爱占便宜，知道陈三好说话，一面推说年景不好装穷，约了酒友来此赊酒。一面却说善门难开，大发牢骚，想讨主人的好。下余酒客听了，俱都不服，因对方有名的土豪地痞，仗着有点蛮力，强横霸道，口口声声咒骂贪官污吏，平日却与三班六房中人勾结，无事生非，受害的人甚多，全都敢怒而不敢言。老么见他说话伤众，连本来想就便喝两杯解寒的兴致，也被打掉，微笑了笑，也未回答，装着客人等用酒肉，自向陈三买了一大壶酒和牛肉豆腐干等下酒之物，方要回去。

刘泰见老么不曾答话，众人多半交头接耳，知是说他只许自己吃人，不许别人赊账，不禁恼羞成怒，倚着酒兴，大声说道：“其实，陈老三赊与他们也不相干。今日总算事由我起，到了明春，凡是欠你酒账的，如不本利交还，由我代你讨债，包你分文不短。请把新出锅的牛肉切一大盘来，吃完，明春一总算账。”话未说完，忽听一个哑声哑气的外路口音笑道：“原来还有包讨酒债的，怪不得主人这样慷慨。我今日刚巧带钱不多，烦劳店主人记上一笔，到了明春不还，由这人来讨，准保本利交还，再加一套牛打滚如何？”

老么一听，便知刘泰仗着一点蛮力，又种着三百多亩旱田菜园，暗中勾结官差，倚势欺人，终日装穷，一毛不拔，今日也许碰到钉子上去。朝那发话之处一看，迎面一张小桌，板凳上面坐着五人，三个均是相识村民，只有两个生脸。发话的是个瘦子，戴着一顶毡帽，其貌不扬，同伴身材较高，像个文士。身旁各放着一个包裹，桌上所要酒食甚多，表面好似两个赶长路的，急切间看不出是什行当。瘦子一面说话，一面斜视刘泰，正在冷笑。

刘泰同坐酒伴姓张，乃本村惟一自耕自吃的小康之家，刘泰因当地只自己是首富，却向陈三赊酒，不好意思，拖他同来。张老人最本分忠厚，酒量颇好，虽不愿作那无耻之事，无奈平日受欺，不敢不听，只得随了同来，暗中告知陈三，酒账由他日后设法来还，只是不可泄漏。陈三只笑了一笑，也未答话，跟着，本村穷人全来赊酒。

刘泰觉着众人不能和他比，越看越有气，正想借题发挥，一听有人发话，语中有刺，不禁大怒，刚把两道浓眉一竖。张老恐怕惹事，连忙劝阻。旁坐瘦子已到了面前，笑嘻嘻说道：你是包讨烂账的么？我今日正好手中不便，想和主人赊账，又没那厚脸皮，请你代记一笔，明春去往老河口寻我讨要，休说本利全清，连你来往盘费，我都包给，你看如何？”

刘泰还未开口，张老人虽忠厚，幼年时曾经往来江汉一带贩卖货物，不似刘泰土包子，只在家乡欺压善良，又上了一点年纪，颇有经历，比较眼亮，早就觉出来意不善，连忙起身，赔笑答道：“此是小事一段，便主人陈三弟也极大方。尊客手中不便，由我会账便了。”

经此一来，刘泰本可就此下台，无如天性强横，自觉是个地头蛇，却被两个外乡人说了闲话，当着众人，不好意思，又见来人身材矮小，其貌不扬，起了轻视之念，大喝：“张老爹莫管闲事！”在座酒客，本乡本土，有家有业，这厮外来野种，知他是谁！”末句话还未说完，瘦子突然把脸一沉，冷笑道：“你这鬼蛋，如何出口伤人！”话方出口，刘泰已纵身而起，朝瘦子扬手抓去。瘦子身形微闪，便自抓空，冷笑说道：“这里人多，如若讲打，到外面去！”同时，陈三也急慌慌赶了过来，横在二人中间，不住打拱作揖，连说好话。

刘泰见有人劝，越发胆壮气粗，追扑过去。瘦子自不肯让，正

往前迎。陈三恰巧往后一退，挡在二人中间，一个闪避不及，吃瘦子微微撞了一下，人和弹丸一般撞出七八尺远近，吃土墙一挡，叭的一声，满屋震动，屋顶泥沙纷落如雨，陈三已就势跌坐地上，呼痛不止。另一中年文士，忙赶过去将人扶起，又听陈三“嗟呀”了一声，众酒客当时一阵大乱。女主人是一三旬少妇，吓得直喊：“诸位快些劝住，打死人了！”

刘泰不料瘦子这大力气，陈三那么一个大人，才一近身，竟被撞出老远，最厉害是，抓人时陈三隔在当中，正由身旁弹出，自己人未抓中，反吃陈三的手甩中左肩，来势又猛又急，好似挨了一下铁棍，其痛彻骨，身子一歪，“嗟呀”一声，跌向地上，看出厉害，哪里还敢发狂？暗忖：这一下误伤，打得半身酸麻，如何能与敌人争斗？众目之下又无法下台，正待装着酒醉，赖地不起，瘦子已冷笑戟指喝道：“我不打躺下的，有本事滚起来！”

刘泰看出对方难惹，锐气已挫，半身酸痛，如何还能与人打架？对方偏在叫阵，无法下台，正自为难，瘦子同伴忽然走过，说道：“这类猪狗不如的地痞，和他有什么话说！既是虎头蛇尾，由他去吧。”瘦子气道：“我最见不得这样土棍子！”说罢，抬腿一脚，把刘泰踢了一溜滚。刘泰觉着大腿上又似中了一下铁棍，疼得杀猪一般嚎叫起来，惟恐瘦子再踢二脚，心中发慌，强忍伤痛，连滚带爬往旁一躲，忘了身后那堆地火。

这一打架，火旁酒客已全惊避，刘泰这一腿扫向火上，衣裤立时点燃，带火枯枝四下飞射，连同火星热灰洒了一头，烧得满地打滚，神情越发狼狈，口呼饶命不止。文士打扮的一个埋怨道：“四哥就是这样疾恶，这类无知地痞，何值你我动手？各自饮完残酒，上路去吧。”说时，刘泰已被张老和众酒客将身上的火扑灭，扶了出去。

陈三也一扭一拐，哭丧着一个脸，爬了起来，一面请众酒客